

風生白下

南京人文笔记

◎ 诸荣会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FENG SHENG BAI XIA

◎诸荣会 著

風生白下

南京人文笔记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生白下:南京人文笔记 / 诸荣会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6

ISBN 7-81101-189-1/K·28

I. 风... II. 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917 号

书 名	风生白下:南京人文笔记
作 者	诸荣会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周 琳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1-189-1/K·28
定 价	26.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侵犯必究

序

林 非

充满兴致地阅读着荣会先生的这本《风生白下》，真像是在他的带领之下，神游于南京这座美丽的古城，左顾右盼着南京的种种景色。

在大街小巷踟躅，寻觅着乌衣巷口是否还有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遗迹；抵达玄武湖边的台城脚下，思索着南朝的许多变故——为了争夺占有一切的最高权力，父子和兄弟之间竟也会相互杀戮。往昔的历史为什么会如此的残酷与黑暗？

在太平门遗址徘徊，荣会先生不仅诉说着许多明朝初年的掌故，还分析着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统治方式的重大差异——前者是内敛式的，后者却是外向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从莫愁湖走到秦淮河，既看到了庄严的夫子庙和古代进行科举考

试的贡院,又瞧见了青楼妓院等风月场所。为什么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场所会紧挨在一起呢?

.....

荣会先生如此娓娓道来,让人真觉得很有道理,也颇受启迪。他还提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说法,如他认为士子与妓女同样都是卖身的人。初听起来这话似乎不太顺耳,但你又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结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道出了事情的本质。荣会先生还专门写到了朱自清与俞平伯的泛舟于秦淮河上,以及他们在邂逅卖唱的歌女时心灵面对着道德法律的警戒而泛起的种种微澜。这两位前辈作家对于河水等景色的描摹,对自己内心的剖析,都真是勾勒得曲尽其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就他们在文字的挥洒和意境的皴染方面而言,似乎还很值得荣会先生很好地学习和借鉴。然而,荣会先生表现出的如此敏锐、广阔和深刻的联想能力(如从同在秦淮河边的妓女和古代士子身上得出如此发人深思的结论),可以说是远远超越这两位前辈了。由于历史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总是会逐步展开自己更为深邃的内涵的,因此后人就应该超越前人,只是如果不去努力实践,那也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就这一方面来说,荣会先生无疑是作了努力的。

南京的人文景观实在是太多了,荣会先生长期生活于此,对此早就已经是非常的熟稔了,还出于对乡土的热爱,他再三地有意寻访徜徉其间,并且还难能可贵地对照着读了许多冷僻与深奥的典籍,正因为荣会先生经过这样探颐索隐的思考,所以他才能得出这么多震撼心灵的见解。

荣会先生确实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作家,他对于梁武帝萧衍的性格分析和历史评价,既有自己的创见,又剖析出了其深刻的本质。他在叙述朱元璋修建城墙和城楼的过程时,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汉民族被落后的少数民族所侵略并战胜,在长期的战乱和消耗中停滞了前进的步伐,其中的重要原因自然是由于汉族上层统治者的日益腐败,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肯定是一种最为深刻的教训。然而,今天当有些热衷于歌颂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的学者和作家们在放声歌唱时,是否想到过他们多么暴戾与凶

狠的屠杀造成了多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酷景象?正是他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杀害了无数汉族的民众,也牺牲了多少蒙古和女真民族无辜的生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侵袭与杀伐的结果,无疑会极大地延缓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

还有像对于明成祖朱棣的评价,在仔细阅读了本书之后,也受到了启发。我原来是从朱棣攻克南京之后,残暴地杀戮着像方孝孺这样的名臣,甚至还开创了诛杀十族的先例,而深恶痛绝于他如此恶劣的品性。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认识,对于他登基之后所做出的若干业绩,虽然也知道得不少,却出于感情的原因,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一面。荣会先生评价朱棣时这样客观和全面的视角,提醒了一点,这就是自己主观感情因素,应该服从于科学的前提。

荣会先生的思想见解,是在从容和生动的叙述之间展开的,而在重要事件的关键之处,抑或是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更是很细腻地加以描绘。像这样的层层递进,不断渲染,既能够让大家津津有味地阅读下去,又进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启发。

荣会先生在挥洒文字时是很讲究的,像这一篇《秦淮河从窗下流过》,就写得相当的优美。当然,如果能够始终在这样优美的文字中间,融合着灵动的形象、浓郁的情感和深邃的哲思,肯定就可以写出极好的散文来。多么希望荣会先生在已经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之上愈写愈好,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与感动!这无疑作为写作者的最大快乐。

2004 年 月 11 月 25 日

于北京静淑苑

后记

真正在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已有几个年头了。我从不隐瞒自己对南京的喜欢，如同我从不隐瞒对南京一些现状和一些南京人的不喜欢一样。正是这种喜欢和不喜欢促使我写下了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我是有意而写的，但几次差点儿放弃，之所以最终没有放弃，得感谢几位师友：姚卫伟、余一鸣、孙卫卫和魏荣葆等。是他们看了我写的部分样稿后的鼓励，让我一次又一次鼓起写下去的信心。

本书最终能出版面世，还得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周淑泓、后有为友。

最后，请允许我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

诸荣会

2005年6月15

走过南京的街巷(自序) / 001

录

随处可见古旧的雕花窗格、粗朴的石刻辟邪、漆黑的滴水瓦当,以及立着瓦菲的门头、爬满青苔的石桌、探出院墙的红杏。它们让我走在深巷中有一种与生活水乳交融的感觉,于是院子里子落棋盘的声响一起一息,雕窗里婴儿动听的啼哭声高声低,小学生背诵唐诗的语调平平仄仄,听起来是那么的煽情。

台城悲歌 / 005

昨天还是晨钟暮鼓、经幡飘飘,今天便是血肉横飞、刀光剑影;昨天还是锦衣玉食、美女盈怀,今天便是饥不择食、四面楚歌;昨天还是万人之尊、天之骄子,今天便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昨天的归降客,便是今天的夺命鬼;昨天的金鸾殿,便是今天的望乡台。

辟邪,辟邪 / 018

六朝的艺术不是崇尚柔媚风流吗,如此高大威猛的石兽怎么会出现在六朝呢?六朝人不是热中于将各种石头碾成粉末、炼成“五石散”,服下以求“面若桃花,脚底生风”吗,他们何以又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石头的钟情?六朝人行事的一贯作风不是“兴起而作,兴尽而止”吗,当他们面对着一块块巨大而冰冷的石头又哪来的如此恒心?

一条在诗意中延伸的小巷 / 029

王、谢两家迁居乌衣巷,对于乌衣巷来说自然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对于一部中国历史来说也是堪称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便注定了金陵城南的这条小巷,将与中国文化一同延伸向历史的远方。

莫愁湖的形态 / 043

她的荷花是那么的香,她的柳丝是那么的长,她的水波是那么的媚,连从她那里吹过的风也那么的柔,总之,她总让投入她怀抱的人,一个个变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甚至连诗人们也会在她的怀抱中折了想像的翅膀,以至笔下的诗歌总也脱不了她的影子。

凤凰台诗话 / 058

我以为与其重修一个“伪古董”的凤凰台,无论如何是不如用这笔钱来造一饭店什么的——造一座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凤凰台。从这一意义上说,南京人将“凤凰台”建成一座饭店,或者说把饭店以“凤凰台”命名,并且直接打出“文化”的旗号,不但无何不可,而且实在是高明之举。



此岸,彼岸 / 064

只要我们扯去那罩在“才子”与“佳人”身上的神秘外衣,就会发现二者在命运上其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佳人有貌,士子怀才,但在封建时代,“才”和“貌”往往必须得到别人的赏识才能实现其价值,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荣”。

月上秦淮源 / 083

蒙恬自己不曾想到,他这就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支毛笔,而且这支毛笔在中国人的手中一握就是数千年,自己无意中成了中国制笔业的始祖。这一弯浊水从此也就名声大振,它漂洗过的兔毫,竟写出了中华文化的一条泱泱大河。

太平门的风 / 087

太平门朝着北方,吐纳着从北方奔袭而来的寒风,也吐纳着整个民族那一部南征北战的历史,更牵动着整个民族一阵又一阵的颤栗和剧痛。

天生桥、胭脂河与凤凰井 / 108

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审视胭脂河与天生桥工程,不能不为李新表现在设计与施工上的天才创意而叫好。从运河路线的选定来看,若以另两条路线凿河,不但客观上造成对农田的大量毁坏,而且工程进度也未必会比现在快。因此,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胭脂河的选址仍不失为一个最佳方案。

心祭龙江 / 116

就这样,一个创造了人类航海神话的民族,竟在这个神话开始的码头上屈服于从海上来犯的敌人——是历史的巧合也罢,是民族的悲剧也罢,是人类的宿命也罢,这个事实就这样活生生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阳山碑材猜想 / 129

哦,那是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呵!要知道,在此之前,朱棣是怎样的一位英雄豪杰,在此之后他又是怎样的一位盖世帝王,但此时,他竟比畜生还要畜生。

然而朱棣毕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非畜生!不难想像,当他在泥水中像畜生一样爬行时,胸中燃烧着的是怎样一团复仇的烈火!

清凉堆积的地方 / 141

龚贤走的是一条职业画家的道路,他的笔墨取向似乎又始终在时代的风圈之外,因此,其艺术成就尽管在今天看来另具意义,但在当时注定会被人们忽视,甚至轻视,他的作品注定不会洛阳纸贵,他的翰墨人生也注定终由寂寞相伴。



目 湮没的名园 / 156

录

正因为中国的园林所具有的这一独特功能,我们的祖先似乎特别喜欢修筑园林,以至于筑了毁,毁了筑,一代一代乐此不疲。以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园林,星罗棋布于中华大地上,它们物化了中国艺术与哲学的有关原则与思想,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

郁郁乎文 / 168

《文选》和《红楼梦》这两部书都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前者成书于南京;后者不仅其作者曹雪芹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而且书中所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都是金陵城中的大户,红楼梦故事就发生在南京。仅凭此就足可以说南京实在是一座“郁郁乎文哉”的城市。

两个真实的背影 / 199

如今,两位先生的小船早已经摇进了时间的深处和泛黄的史册,但那秦淮河上如云的小舟分明告诉我们,二位先生确实来过,他们的背影分明还在这里的桨声灯影中晃动着,朦胧而又真实。这是秦淮河的幸运,抑或不幸,只是今天似乎仍有些说不清。

感伤南京人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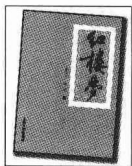
南京正是这样一座都城,它遭遇到最严重的毁灭,领略过最野蛮的杀戮,见闻过最浓烈的血腥!正是因此,南京人纵然曾有拿云的心志,最终都灰飞烟灭了,他们慵懶、堕落、不思进取、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可以理解、同情和容忍!

紫金魂 / 222

不说分属国共两党的教官们,就说国民党“党内同志”的教官们,他们在离开黄埔后的恩怨、战战和和、分分合合,特别是其争斗的激烈性、残酷性,以及你死我活的程度,其实并不逊于前者。

秦淮河从窗下流过 / 232

山如眉黛,秦淮河恰似江南脸颊上闪闪亮亮的泪一行,又像一幅碧波织就的青罗带,从远处飘悠悠而来,从从容容地飘过我的窗下,与我居住的小城继续缠绵后,又在城西那苍老的永寿古塔下流连了一番,才带着几分幽幽的古意、几分依依的恋情,向那“六朝金粉”的故都柔婉而去……



走过南京的街巷

(自序)

走在南京的街巷里,我常常生出一种鱼在水中漫游的感觉。

南京有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池,城池的这个“池”字很形象,它最好地诠释了南京像一片水域——似乎从历史长河中截出了的那么一段。

南京的楼房参参差差,就如同水中的地形高高低低。那些摩天大楼,是水中新长出的岛屿,上面不乏成功的冒险家;而那些低矮的民房与有名的故居、祠宇,便是淹没在水中的沉船,其中藏着太多的历史秘密。那些随处可见的梧桐、雪松、水杉,生长在城市的空气中,正如同缠绵的水草飘荡在透明着阳光的清水中。那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如同水下错综复杂的沟谷;而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来往奔跑的车辆与

人儿,便是在水中游动的鱼儿——鱼儿是喜欢在水底的沟谷中弋游的。

第一眼瞥见南京的街道,是在孩提时期看过的一部介绍南京长江大桥的“新闻简报”中:六月天里,骄阳似火,可阳光照不透街道上空梧桐叶织成的绿阴,如同阳光照不透水草的绿阴。一队队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兴奋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背景是灰暗的店铺、破败的老楼——如同沉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条破船。那是三十多年前,我正在江南乡村的一座祠堂里上学。当我少年的灵性被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负重压得难以喘息时,南京对于我来说只是遥远的梦境里一个模糊而温馨的镜头:一列火车从夜晚的长江大桥上高速驶过,那一方方明亮而温馨的车窗,互相追赶着从江上凌空游过,如一条巨大无比鳞光闪闪的鱼,直游进这座灰暗破旧的城市——这片有着许多历史沉船的水域。这个现代和古老怪异地组合在一起的镜头,就像一道神谕,呼唤着我从遥远的乡村向南京一步步地走来。

终于来到了南京,颇有几分得意和幸福,倒不是因为南京给了我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份不菲的薪水,而是从此可以随意徜徉在心仪已久的南京的街巷里,一如鱼儿找到了冷暖自宜的水域。在南京落脚后的第一个午后,我把行李一放,就性急地骑上一辆从朋友那里借得的自行车,在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曲曲折折的大街小巷里悠游起来。我首先来到了中山路,那里的人流和车流永远都是那么络绎不绝、浩浩荡荡,我从上面驶过,遵守着规则,顺应着方向,让我想起先行者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对其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最切身的感性体验。我又来到了鼓楼市民广场,那里号称是这座城市的名片。果然,那里充满了阳光,更充满了温馨和闲适,一切全没有别的都市中那种快的节奏和强的竞争。人们在花间闲逛,在树下闲聊,尽情享受阳光,也享受着各自的一份闲适,如同鱼儿在浅水的沙滩上嬉戏。

随着我在南京一天天的住下,我发现我最爱钻的还是那些古老的巷子,每一条寻常巷陌,历史的沉淀竟是那么的丰富:随处可见古旧的雕花窗格、粗朴的石刻辟邪、漆黑的滴水瓦当,以及立着瓦菲的门头、爬满青苔的石桌、探出院墙的红杏。它们让我走在深巷中有一

种与生活水乳交融的感觉,于是院子里子落棋盘的声响一起一息,雕窗里婴儿动听的啼哭声高声低,小学生背诵唐诗的语调平平仄仄,听起来是那么的煽情。有一天,我无意间走进了城南的一条寻常小巷。那里的门牌告诉我这条巷子名叫“评事街”,我一时竟怀疑自己闯进了民国时的一张报纸的版面——这三个方块的汉字不正是当年名著一时的某个时事副刊名称吗?哦,那些泛黄的报纸原来都沉到了历史的水下,成了眼前的这一片低矮的民居,你看,它们黑压压,密匝匝,正如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还有一次,我从一条林阴大道上低头前行,一抬头,两个大字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午门!”——让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喝令:“推出午门,斩首示众!”然而,眼前午门尚在,深宫已没,没入了历史的长流中,没入了南京这一片保守着太多历史秘密的水域中。

有一年时间,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两座小山脚下经过,并看见山上的两座宝塔,查书后才知道,那两座山,一座叫覆舟山,一座叫鸡笼山。那两座宝塔,一座塔下曾珍藏过玄奘大师顶骨舍利,而另一座下面,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台城。那么,那口胭脂井也在那里了?我想。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历史的暗符,而每一个暗符,似乎都有一个难言的故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然烟笼十里堤。”最是无情的哪是那台城的柳树呵,分明是那看不见但永远起起落落的历史的潮水。

我曾多次地在第三十层楼的办公室里向四方眺望自己每日生活的这座城市,不止一次地俯瞰着那些匍匐在摩天大楼脚下的密密匝匝、参参差差的古旧房舍,心想,沉没在水下的历史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每天清晨和黄昏都要在南京的街巷里走过,上班,下班,我成了这个城市上班族中的普通一员。这是我在许多年前曾梦寐以求的。但随着我对这座城市的熟悉,我更加的觉得,我走在南京的街巷里,如同一尾鱼游弋在水流中,游弋在历史中,而且渐渐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南京人的奢侈和幸福。当然不是每一个南京人都有这种感觉的,因为南京这一“池”似乎溢出了时代潮流的水,与邻居上海等相比,显得过于宁静、安详了些,这让一些人感到不满。然而,南京毕竟不是一

片普通的水域,而是从历史长河中截出的一段,用死水一潭来形容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的宁静意味着它在蓄势,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奔腾咆哮,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样想过之后,我每次走在南京的街巷里,就觉得自己做一尾鱼的幸福,因为,等到有一天,南京的闸门一旦打开,自己将与蓄足了势的水流一起奔向广阔的大海。

2003 年 3 月 3 日

台 城 悲 歌

生活在这座世称六朝古都的城市里，自然会时常想起六朝——英雄与小人共朝共舞的政治的六朝，征伐与杀戮难分难解的军事的六朝，雕龙与画虫平行并重的艺术的六朝……每当想起，那一幕幕早已褪色的史剧常常会浮现在眼前，如梦幻烟云、流水落花，其主角们或衣冠飘忽、放浪形骸，或酗酒吃药、醉生梦死，他们崛起又毁灭、大喜又大悲、杀人又被杀的人生和命运，常常让人感慨系之，而其中尤以那位史称梁武帝的萧衍最令人唏嘘难禁——

这并非因为他的文武全才，也并非他在六朝列代皇帝中活得最长（86岁）、在位最久（48年），更并非他下令编撰了世界教育史上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启蒙课本《千字文》，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

人，曾尽享人世之尊又饱尝世间之苦；作为一个生命，曾尽显剽悍奋发又终归荒唐颓废；作为一个帝王，既是开国圣主又是亡国之君……总之，在封建社会里常常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历史过程竟在他一人的生命里高度浓缩。另外还因为我每日上班的单位离台城仅一箭之地，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抬头便可透过窗户看见台城的飞檐斗拱与宝塔宫墙……

—

梁武帝独特的人生是在他被侯景的叛军围困台城、问计于吴均时最终完成的。其实，当时他比谁心里都明白，这种时候，这位只会说大话、空议论、好作慷慨之调的江南文士是不可能想出任何妙计的。

想当初，梁武帝偶然读到吴均的一首题曰《剑诗》的诗，诗中“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山”的诗句掷地有声，他一下子被这种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情深深打动，再加上此时他初登大宝，心怀大志，于是禁不住想：如此英雄，正可一用！

于是，吴均被招至了殿下。

“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既是英雄相见，自然不必闲话，梁武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帝开门见山地问。没想到吴均吱唔半天,终无言以对,这令他非常失望,惟一的收获便是从此知道了吴均一介书生的本质。

是的,吴均只是一介书生,且是位文才相当不错的书生,他给朋友朱元思偶尔写下的一封书信,千年之后竟能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但在眼下这种兵临城下之机,要让他来想出个破敌妙计,实在是太为难他了。

果然,吴均面对梁武帝的发问,惶恐万分,不知所措,犹豫半天,踌躇半晌,扭扭捏捏,畏畏葸葸地说,还是投降为好。这样的回答自然遭到了痛斥,倒是这一阵痛斥声中依稀可见梁武帝尚存的一丝英雄气。

是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梁武帝萧衍的确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萧衍也算是皇家出身,其父萧顺之因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而被封为侯。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若是在别的时代,或许是幸运而令人羡慕的,但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却并非一定是什么幸事。宋齐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纵观六朝列代,围绕皇权的争斗,强权的统治者似乎总爱拿自家人开刀,“骨肉相残”是那时最常见的皇家闹剧。因此,刘宋后主刘准在萧道成屠刀下留下的最后遗言竟是“愿后身勿复生王家”。天性聪慧而又敏感的萧衍深深地知道,父亲虽贵为王侯,但并不能保证自家不发生突然某一天被满门抄斩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并不如普通百姓牢靠。貌似平静的深宫大院实际上是风霜的迷宫血腥的漩涡,豪华奢侈的冠盖金舆背后,潜藏着最为血腥的杀戮。萧衍便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与青少年时代。这样的人生机遇,使他较早就懂得了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也懂得了丰满羽翼、集聚力量,更懂得了抓住机遇、当机立断。而这一切又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年轻的萧衍给世人最初的印象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世家翩翩公子,而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观望,不在等待,他冷静而沉着,不急又不躁,自己的心迹决不露出半点,哪怕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

机会终于来了,萧衍26岁那年,他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从事的身份被萧子良推荐为襄阳太守,出镇边城襄阳。从此萧衍弃文从武,开